

崔丽英：医生的每一次努力
都是患者的希望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宋晶



崔丽英 教授

她一个回眸，儒雅而温暖，和蔼而亲切，走廊里不时传来她与老师和年轻医生们抑扬顿挫的交谈声和爽朗的笑声……“秀外慧中”用在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崔丽英教授身上再恰当不过。她自幼聪颖，别的孩子“死记硬背”，她看过一遍的知识，基本不会忘记。

1977年崔丽英参加了中国第一批高考。凭借扎实的基础，聪慧过人的记忆力，仅复习一周多时间，幸运地考上了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医学系。1986年她又考取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硕博连读，1991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崔丽英感慨，“小时候，姥姥常用孔孟之道儒家思想‘仁者爱人’‘互敬互爱’教导我们。进入医学院校后，顿悟‘仁者爱人’的相通性。对患者、对师长、对学生、对家人都应具备仁爱之心。”

老师的肯定激发了学习神经学的兴趣

1981年崔丽英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实习，轮转到神经科，一次带教学习时，带教老师李舜伟教授突然提问：“一位患者走路不稳，是小脑性共济失调还是深感觉性共济失调，怎样去鉴别？”崔丽英马上回答是“深感觉性的共济失调”。Romberg征睁闭眼无差别是小脑性共济失调，睁眼不明显闭眼不稳加重是深感觉性共济失调，当时李教授微笑着说：“给你100分！”虽然现在感到这是多么简单的

问题，但是对一张白纸上实习大夫们是极大的鼓舞，这种教学的方式也调动起崔丽英学习神经学的兴趣。

回忆实习期，崔丽英感慨万千：“那时，前辈总在教育我们，做临床医生就是要到患者的床边去学习。所以，病房来了新患者，实习医生都不会下班，特别是遇到重症和抢救患者大家都自动留在病房，一起参加值班。”因为“在每一次抢救过程中，都能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第一次接诊罕见病患者

刚刚成为住院医师的崔丽英接诊了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被邻居用柳条打了一下，眼睑上方留下了一个小伤疤，目测眼睑出现下垂。崔丽英检查完孩子的神经并无异常，将他转到了眼科。过了几天，前辈谭铭勋教授出门诊，叫崔丽英过来看一位患者，原来就是前几天崔丽英转到眼科的小患者。此时的小患者瞪着两个圆圆的

大眼睛，也没有了眼睑下垂现象。崔丽英突然意识到，这是做过新斯的明实验后的眼肌型重症肌无力患者。鉴别诊疗烂熟于心，但是没有与患者相结合，这个病例她永远都不会再忘记，也真正理解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这是崔丽英第一次接诊眼肌型重症肌无力的患者，也因此而走向了研究罕见病的艰难之路。

协和医生要有后劲儿

“协和的医生不做研究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底蕴，一定会没有后劲儿。”从做博士研究生开始，在导师汤晓芙教授严谨求精的影响下，崔丽英很早就用学习到的神经电生理手段进行了罕见病的临床研究。

近些年，协和医院定位在疑难罕见病中心，崔丽英的科研方向和门诊也是以罕见病为主，所以她的患者都具有特殊性，让她过目难忘。一位“渐冻人”患者是儿科医生，由于疾病的发展已经无法表达清晰的语言，但她还在坚持出门诊，她只能用文字与患者交流。她说，因为儿科医生太少了……还有一位“渐冻人”患者也是医生，一只耳朵完全听不见，也依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他们没有被疾病所吓倒，而且还在积极地发挥余热，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崔丽英说。

每次患者来问有没有新的治疗方法，崔丽英的心都好似被针扎一般。有的患者

直接告诉崔丽英，任何时候都愿意参与新的药物试验；还有患者甚至留下了口头遗嘱，希望将来为科学研究捐献遗体。“经常与这些患者打交道，对医生的触动很大。我也很难过，但是面对患者医生的职业素质要求你不能激动和流泪，还要带着微笑去安慰患者。我们尽所能地帮助他们，关怀他们，希望能够早日找到攻克罕见病的方法。哪怕只能延续他们一年、一个月、一天，对于他们都将是一种希望。”

目前“渐冻人”的治疗，新药的研发并不容易。二十余年前，国外药厂研发的治疗药物仍然在沿用，至今还没有新的药物出现。现在崔丽英沿着国际上治疗难治性罕见病的神经系统科研方向，在国内为患者寻找到更多的治疗途径，她的研究成果已在数据统计中。

崔丽英坚持不懈地推进着中国人治疗罕见病的新征程，她的每一次努力都将会点亮患者的希望和他们前方的路。

乔明琦：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熊文爽

“十多年来，我一直都是找乔大夫看病，他对患者特别温柔、亲切。我昨天夜里11点给他打电话他都不烦。”

“老师在我们的眼里就是一个‘医痴’，他的一生都在追求科学创新。”

“乔老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在做一件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当得知记者是来采访济南市中心医院“情志病证临床诊疗研究中心”乔明琦教授时，科室里的患者和年轻大夫都非常兴奋。众人口中的乔明琦是一个温柔、亲切而又严谨的学者，在记者眼中亦是如此。门诊中，每当一位患者来到诊桌前，乔明琦都是一手接过病例本，一手下意识地扶着患者落座，开处方时，乔明琦也会时常停笔思索，力求为患者提供最合适的药方。



乔明琦 教授

现代科学带动中医发展

一位医生脑部受伤后为保持思维的敏捷，坚持不用麻醉药接受手术，这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师生至今口口相传的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乔明琦。其性格倔强、坚毅可见一斑。

生活中，乔明琦是一个低调的人；但在工作中，他却一直做着“高调”的事。乔明琦师从我国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奠基人张珍玉教授。名师的影响力让他备受关注，而他的经历也被人广为流传：当研究生同学们在跟师门诊抄方验方时，他在实验室围着白鼠转；当同学们在图书馆查中医经典文献时，他却走进市区工厂、学校与农村村庄，进行不同职业人群流行病学调查；当研究生为撰写论文在检索中医药研究进展时，他已经开始探索证候病理机制的硬骨头。

在查阅资料时，乔明琦发现，无论古代医学典籍文献还是近代医学理论图书，对肝郁证的描述都不是很清楚，甚至有时还互相矛盾，例如症状有急躁易怒与郁郁寡欢、胀痛走窜与胸闷叹息等。

在其导师张珍玉先生的指导下，经过近十年人群流调与临床观察研究，乔明琦发现上述含混是将“肝气逆、郁”两个证候混为一谈。他建立“肝气逆、郁两证”新概念，确立两证是PMS/PMDD（经前期综合征/经前烦躁障碍症）主要临床亚型，发病关键机制在前额叶皮层等脑区及孕酮、5-羟色胺含量改变。他首创PMS/PMDD肝气逆/郁病证结合猕猴与大鼠模型，为发病机制与新药研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载体，取得了情志病证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重要突破。

此外，乔明琦还带领团队开发了国内首类治疗PMS新药“经前平颗粒”（现已更名为“香芍颗粒”）和“经前舒颗粒”，两者均已获得国家新药证书，并生产上市，国内外未有同类新药销售。

“我们必须要有科学意识，只有依靠科学研究，中医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乔明琦说，“传统中医中，很多知识过于陈旧，我们必须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能与时俱进。”

创建中医情志学新理论与新学科

在乔明琦众多的成就中，中医情志学无疑是最明亮的那颗星。数十年来，乔明琦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医情志学的发展，这对他来说，是事业，也是“孩子”！

情志是中医学对情绪包括情感的特有称谓，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面对当今社会对情志健康与情志病证防治知识的迫切需求，历经20年三个阶段的艰辛探索，乔明琦创建“中医情志学”新理论，出版首部学术专著《中医情志学》，构建起研究情志生理、病理与防治的专门知识体系，形成新学科领域。中科院陈可冀院士评价：“创建中医情志学理论体系是突破性发展。”该专著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奖一等奖。

其后，他带领其研究团队组建起情志学学科研究梯队，确定深入研究方向，建立起“情志病证临床诊疗研究中心”为广大情志病证患者提供先进专业诊疗

服务；创立“中医情志学”新学科，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定为“重点培育学科”。中医情志学新教材，走进中医高等院校和医院，为广大师生提供新知识。如今，重要理论更新的《中医情志学》第二版将由人卫出版集团出版。

“理论高度就是价值高度。新的理论首先是新的认识，其次才是引导新的研究获得新的应用。”乔明琦告诉记者，医学科研的价值不仅仅在为教学和临床应用增添新的技术和药物，更重要的是获得新的发现，提出新概念和新科学假说，构建新学科理论框架，由此推动引领医学的进步。

乔明琦的科学成果获得医学界的肯定和认可，也让他荣获许多名誉，但不管头衔如何增加，他对中医学的热爱、对科学研究的探索创新始终不变。也正是源于这份信念，他才能心无旁骛地在中医学创新的道路上勇往直前！